



永淘的歌 吟唱文化與認同

2009-11-07 記者 陳明鈺 報導



彈著吉他，阿淘哥唱出自己的人生感觸，和自己的看到的世界。（攝影／陳明鈺）

陳永淘，不說話的時候，是一個平凡的大叔。斑白的灰髮讓他看起來像個智慧的長者，當他說起話來的時候，每字每句的道理，都會讓人情不自禁地掉進他營造出來的氛圍，接著開始靜聽他的故事、他的見解、跟他的夢。



辦公室裡的黑板寫著密密麻麻的行程，為了自己堅持的路，陳永淘用自己的方式為客家文化努力付出。（攝影／陳明鈺）

踏入音樂不歸路

想要照顧老一輩，主張客家語言和文化的發展，是文化工作者陳永淘最大的夢想。一心想為客家文化做點什麼，他說，「客家文化內容空洞的像是植物人，需要一點活力來滋養這些被謀殺的文化。」用自己的方式在廢棄的倉庫中尋求新意，陳永淘收集一些古老的文物，從鄧南光攝影，到古老教堂的椅子，他一卡車兩卡車這樣地搜集。會這麼做是因為，他想讓客家文化重新在他的工作室裡發芽，這裡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它的故事，而他表示將對這個過程抱著感謝的心情，繼續走下去。

陳永淘在37歲那一年，選擇離開了台北。他說，從當時流行文化中，醒覺到台灣的文化氛圍，非常缺乏「自己」的感覺。「聲光效果當中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方向，那時候我只要放下。」就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這樣，他選擇放下，接連從事一些像保育工作和漂流木的再造製作等回歸大自然的工作，因為大自然對他而言，比什麼都重要。

他也玩過陶藝，透過這些速度緩慢的工作，原先在心靈紛擾著的念頭，逐漸地沉澱。直到朋友給他一把吉他後，開啟了他對音樂的興趣；然而，談到音樂創作，背後真正的推手，是他生病的祖父。陳永洵說，「我想寫一首歌給他...不要求什麼，只要我祖父聽得懂就好了！」。另外，他也提到選擇客語並非刻意，而是自己的祖父就只聽得懂這個語言。正因為這樣，陳永洵踏上了音樂創作的不歸路。並且，樂此不疲。

從創作找認同

病重的祖父認不得其他人，但孫子寫給他的歌卻聽得很開心，陳永洵了解到他的歌因此有了意義。他更加清楚地明白，創作是為了自己，作者無不是利用作品詮釋自己的想法。他說，創作的過程中，為了清楚表達自己的理念跟想法，必須不斷地追問自己是誰，「你得先認同自己，才能完整地表現自己。」陳永洵並非是商業掛帥的創作者，創作對他而言，是一種表現想法的方式。

而這其中，還必須加入表達想法的勇氣。陳永洵舉出最近〈新瓦屋進行曲〉的例子，這是一首和政府接觸前就創作完畢的作品。他看著花鼓隊敲出的節奏，感覺並沒有那樣的熱情與方向，「真的是可惜了，那樣好的一個節奏...」陳永洵說，並不是因為花鼓隊不好，而是表演的人始終都是那些老班底、阿公阿嬤們面無表情地敲敲打打。他感嘆到，曾幾何時這樣美好的節奏也會變了調。

陳永洵一點也不介意表演的形式。「不覺得讓檳榔西施去玩花鼓也很不錯嘛？」他眼裡帶著笑意，並不是一種嘲笑，而是他認為這些是台灣文化的一環，本不該有偏頗。文化的表現應該是真正用心栽培自己的本土文化，而不是一味地把外國的東西引進來而已。而既然好東西就在周遭平凡的生活裡，我們又何必捨近求遠地請外國佛來這裡獻寶表演呢。

對文化的反思

做為一個文化的工作者，他觀察並關心每場有關台灣本土文化的活動。對於近期在竹北新瓦屋舉辦的國際花鼓節，他有一些看法；站在一個觀察者的立場看這些活動，陳永洵省思這些掛著以「國際」為名的活動本身，卻有著空洞的內容。

「我們有掛上『國際』為名的活動，都會讓活動的本意走樣。」他進一步分析到，政治人物總是成為這些活動的焦點，而媒體畫面也總是被政治人物綁架。陳永洵說，媒體應該要有做傳媒的自覺，而不是幫助政治人物呈現活動的成效歸屬於誰，這些文化慶典絕非表揚大會，其中主角應該是文化本身而不是政治人物。透過輕鬆的口吻，他傳達了深刻的涵意。

他也提到了台灣文化活動投入資金的現況；多數的「國際活動」砸下驚人的預算，搞得像天王天后的演唱會，但他表示，「對文化的期待應該是自然的，而不是刻意展示的金錢競賽。」「文化不該只是講求效益的笑話，應該要用立體而巨觀的眼光去看文化這件事情。」他也不諱言地說，這樣的做法是在謀殺文化，這些講究國際的文化活動講的都不是活動本身的意義，甚至淪為一種引進外來文化的模仿大賽，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。

還會一直下去

陳永洵承認，自己是個難搞的人，他並且舉出「與官對抗、與狗結黨」的例子。因為監察委員的到來，自己的狗也遭受波及，這些不好親近的狗兒們，讓委員會官員要陳永洵放棄這些狗，以免監察委員遭到攻擊。這一連串的對抗，引發了陳永洵的「道德勇氣」。他以狗的觀點寫了一封信投書給中國時報，終於在登報後引起了官員們的注意，並開始願意嘗試跟他「溝通」。從一開始單方面的要求、到對等性的談判，陳永洵明白，並不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，相對地，他把這樣的過程視為一種勇氣的實踐，有時候完全是看自己願不願意身體力行而已。

對自己理念的堅持，總是會受到一些阻力。陳永洵身上背負著不同的身分，但他卻都盡量以客觀而省思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創作、和周遭的人事物。他全力完成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，而面對不義，他認為自己仍然會選擇勇敢地站出來對抗，因為「肯定自己的思想，才能肯定自己的生命」，陳永洵這樣說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